

大时代

第一季

命运操盘手

天才少年为父复仇，孤身对决金融大佬
触目真相即将揭晓

仇晓慧

· 著 ·

吴晓波力荐金融才女最新作品

畅销书《私募江湖》小说版

美剧节奏港剧情怀·最好看的商战传奇



浙江大学出版社

大时代

第二季

GREAT TIMES

命运操盘手

仇晓慧
· 著 ·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浙江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大时代·命运操盘手 / 仇晓慧著. —杭州: 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3. 2

ISBN 978-7-308-10695-5

I. ①大… II. ①仇…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236522 号

大时代·命运操盘手

仇晓慧 著

策 划	蓝狮子财经出版中心
责任编辑	徐 婵
文字编辑	杨利军
出版发行	浙江大学出版社 (杭州市天目山路 148 号 邮政编码 310007) (网址: http://www.zjupress.com)
排 版	浙江时代出版服务有限公司
印 刷	临安市曙光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10mm×1000mm 1/16
印 张	16.5
字 数	314 千
版 次	2013 年 2 月第 1 版 2013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308-10695-5
定 价	36.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浙江大学出版社发行部邮购电话 (0571)88925591

命运不是偶然的事,它是一个选择问题。

——[美]威廉·詹宁斯·布赖恩



目录 Contents

第一章	婚礼下盛宴	001
第二章	走！去海南！	023
第三章	赢了那盘棋	045
第四章	茶馆里交易	064
第五章	填漏洞戏法	087
第六章	“东九块”血案	115
第七章	唐少的挑战	141
第八章	998 点大反底	159
第九章	痛失套利股	175
第十章	冲，对冲基金！	193
第十一章	绑架下告白	211
第十二章	华尔街靴子	235

第一章 婚礼下盛宴

善守者，藏于九地之下；善攻者，动
于九天之上；故能自保而全胜也。

——《孙子兵法》

—

2004年9月9日，一个看似平淡无奇的周末，唐子风坐在西郊宾馆百花厅外的一张藤椅上，悠闲地抬眼望向雾蒙蒙的太阳。

太阳懒散散地挂在天空，热量像是全都被云层吸走——就像萎靡不振的股市。

自2001年互联网泡沫破灭以来，A股已经低迷了1200多天。无数金融大鳄都在这场致命的股灾中一蹶不振，从此销声匿迹。

泰达系掌门人唐子风无疑是这几年来金融圈子里的另类。

人们看着泰达系一点点膨胀——就像洛阳郊外的食尸草，在尸骨遍地的荒野中，大口吸食汁液，顾自野蛮生长，愈发茁壮。

这一天，唐子风穿着丝绸绣龙白色中山装，叼着雪茄，坐在西郊宾馆花园的藤椅上。他鼻梁上架着一副金边的茶色眼镜，尽管身体微微发福，仍然魁梧高大。

唐子风无比开怀，今天是他大儿子唐焕大婚的日子。

他释然地想，这小子，时隔那么多年，终于结束了那些拈花惹草的日子。那个女人，没看走眼的话，应当能收得住唐焕。世间总是一物降一物，想来也是奇妙得很。

西郊宾馆满眼绿松的大门口，齐刷刷地站了一排保镖——都是唐子风精挑细选出来的。标准体型的西装，裹在这群肌肉发达的猛男身上，活像一个个肉粽。

他望着西郊宾馆的冲天古树，十分得意，他很喜欢这里——20世纪90年代浦东开发后，无数现代时尚的酒店从浦东地块冒了出来，不过在唐子风眼中，那些至

多只是哗众取宠的聪明小孩，怎能比得上西郊宾馆得天独厚的历史深度？就好像眼前那粗壮繁芜的大树，壮实得能把枝干里的每个细胞都撑裂开来，任凭高耸围墙砌了一层又一层，怎么也拦不住百年老树直冲云霄的勃然气势。

一般来说，大家族在办大事时，方能显示出自身的能耐。

在外人看来，能包下西郊宾馆那么多内场与花园，没有一点背景是绝对搞不下来的。改革开放前，西郊宾馆也叫“414”招待所，与毛泽东在武汉的东湖梅岭别墅有几分相似，是邓小平在上海的常驻地。国家政要若来上海，十有八九也下榻于此。

这里就像闹市中保存完好的原始森林，随处可见雪白鹭鸟在青绿的湖面上轻快飞翔。

轰轰烈烈的鞭炮声响了起来，霎时冲破了清晨沉闷的宁静。

唐子风走进大堂，嗅到新启香槟翻腾泡沫的清香。

今天的西郊宾馆对唐子风而言更加不同寻常，不是因为这里是一家享誉中外的百年老店，也不是因为大厅里古董落地镜与美轮美奂的精致雕琢，更不是因为天花板上金碧辉煌的三层碎花玻璃吊灯，甚至不是因为即将到来宾客身上的阿玛尼礼服和珠光宝气的裙装。

最吸引他的，是空气中弥漫着的金钱味道，还有血战到底的纯爷们儿的气息，这些才是令人陶醉的馥郁芳香，环绕在他身前身后，令他无法自拔。

今天在这里，富豪、顶尖银行家、对冲基金经理、金融高管、经济学家济济一堂，他们差不多是这个世界上最富有的人。唐子风感到无比欣慰的是，他自己是这场盛会背后的主人。

这次筹办婚礼的过程，自己的人脉不仅有了巩固，还扩张了一番，一些自己事先完全没想到的朋友都纷纷伸出“援手”——他大儿子订婚的消息一传出去，一家上市红酒商就主动送了500多箱上等的红酒过来，10多家上海顶级餐馆发来免费的邀约，还有一家旅行公司送来价值30多万元的加勒比海蜜月套餐。

这一切就像一个娴熟的钢琴师一摸到琴键，纯熟的乐曲就不知不觉间从指尖流淌而出。对于资本运作的大佬而言，这又何尝不是炉火纯青的境界呢？

四年来，唐子风重振家业。

他自己也承认，四年前的互联网泡沫让他大伤元气。为此，他只要一想到那个叫袁得鱼的小子，至今还会气得将牙齿咬得“咯咯”作响。

谁也没想到，随后的熊市是如此漫长。

如果说牛市的时候所有人都在赚钱，那么熊市对于多数人而言，是一种屡战屡败的苦闷，是财富的缩水，是收入增速的放缓。然而，熊市对唐子风这样的资本掮客而言，倒是乐得其所。他反倒像个两栖动物般，就算缺水，在陆地上照样呼吸自如。

这个萧条期凛然崛起的泰达帝国，颇有些乱世英雄的意味。

谁也不知道唐子风在这段期间做了些什么，如何控制一家又一家上市公司，谁也不知道在熊市中那些弥足珍贵的现金流，他怎么会用之不竭。只是所有人都知道，如今的唐子风比当年刚刚入主泰达证券时，整个实力非同日而语。

唐子风早已经是上海滩呼风唤雨的大人物，哪个财经媒体若让他做个封面人物还要等上一年半载。没错，他现在就是上海滩，不，整个中国资本市场一个响当当的传奇人物。

约莫上午8点，一辆接一辆的白色豪华礼车在虹桥路上排成延绵不绝的长龙，一眼望不到尽头，开道的是两辆加长型宾利。上海滩这个型号的宾利只有两辆，唐子风自有办法让它们都上了阵。见多识广的西郊宾馆门童也忍不住赞叹：“啧啧，这么大的排场！”

唐子风眯着眼睛看着第一辆加长型宾利车缓缓进入中庭花园。

大堂门口，一辆车子停了下来。

穿得像个宫廷护卫的伴郎下了车，恭敬地拉开后座的车门。

唐焕从另一侧车门迈出，来到新娘的车门前。

他一身黑色定制的杰尼亚西装，阿玛尼白色立领，万年不变的板刷头，虽然个子不高，但眼神炯炯英气逼人，卖相挺括（上海话“形象好”）。

新娘纤长白皙的手臂伸出来，搭在唐焕的手臂上，整个身体差不多是从车门里弹出来的——她身上的法国定制婚纱像米其林餐厅特制的蛋糕那样层层叠叠。

她的胸白得鲜嫩，像是要流出奶油来。下车的同时，前胸幅度很大地晃动了两下，就像蛋糕上的可口果冻。唐子风的眼睛也不由自主地像旁边大多数人一样，被新娘硕大的胸部深深吸引。有道是“只闻其声，未见其人”，这位新娘绝对是“只见其胸”。

新娘进门时，向四周望了望，唐子风见到了她那红艳艳微翘的嘴唇。唐子风暗想，真是天生的尤物。

说起来，唐子风还是很满意这桩婚事的。

虽说唐焕是二婚，但这个婚礼操办得比第一次婚礼更为隆重。

大儿子唐焕的前一个女人，留给他的人脉像一座大山一样掘也掘不完，但终究“人走茶凉”。倒是前妻的病逝，让唐焕一下子成了“钻石王老五”，每天向他扑来的女人多得都可以用卡车装。唐焕成天游走在鲜花丛中，不过都是逢场作戏，唐焕也成了上海滩知名的“花心大萝卜”。

老爷子也清楚他对那些女人并不上心，但总觉得，对唐家的江山而言，这种不安稳的状态，断然是不利于更大的事业发展的。

唐子风对这个儿媳妇很满意。他的眼光与多数保守的公公不同，在唐子风眼里，女人不仅是女人，还是挣钱机器，就像买股票一样。唐子风看中的，正是这个女

人身上,绩优股一样的长期效应。

新娘叫杨茗,如果将胸大无脑这样的字眼放在杨茗身上,那就大错特错了。

杨茗中专毕业,学的是商务英语,就在她的同学在学校里玩耍荒废的那几年,她操练出了一口流利的英语。

在进入泰达系之前,杨茗一直在一家美资公司做总经理助理。记得刚入公司时,正好是老爷子面试她。老爷子看中的原本是她的英语特长,但他很快发现,这个女人并非只有英语特长这么简单。

第一次公司聚餐,杨茗就故意坐在老爷子边上,时不时往他碗里夹他最爱吃的红烧肉,甜绵的声音酥到老爷子的骨子里。讨论到重要的事情时,她也听得心细,随口一问便是老爷子关心的核心。唐子风很快意识到,很多跟了他多年的下属,都没这个20多岁的女孩聪明。

唐煥第一次见杨茗,也正是在那第一次公司聚餐。他过来的时候有点晚,一进来两眼就像是长出了钩子,盯住杨茗死死不放。

如果说,唐煥是那种男人群中能被女人一眼发现的男人,杨茗也绝对也是女人群中,能被男人一眼看中的女人。就这样,两人在第一次饭局上,就对上眼了。

两人交往了不过三个月,唐煥就对唐子风说打算结婚。

订婚之后,一个与唐煥长期交往的杨浦女人因爱生恨决心报复,发出全国通牒,高价悬赏,欲雇凶割唐煥一只手。杨茗知道后不假思索地说:“哪个女人敢割唐煥的手,那就先跟老娘比比,谁的奶大!”

与此同时,杨茗嘱咐了几个人摆平此事,找到同样也是杨浦籍的杀手。

没想到杀手之间竟然彼此联络上,通过谈判得知,杨浦女人雇的杀手已在外头杀了人,因此不怕再犯事。但杨茗经过调查,发现对方所杀之人其实并未死亡,就此劝杀手放弃行凶计划,并贴上人民币1万元作为补偿。

这场风波很快平息,唐煥再也不用提心吊胆。而杨茗的精明能干,连同大波的“盛名”,很快风靡开来。

此时此刻,唐子风望着他们的背影,想着,在这个家族里,或许也能让杨茗也承担一些事,不过来日方长。

宾客们渐渐多了起来。

二儿子唐烨带着妻儿过来,对唐子风说:“爸爸,阁楼布置好了,我们上去吧。”

中庭花园的上空,时不时传来欢乐的笙歌。一群男男女女又唱又跳,就像力波啤酒广告里一群蚂蚁的狂欢。

花园东边摆放着一张很长的木桌,上面放着香喷喷的小吃与酒水。一只只盛满红色琼浆的高脚杯,在太阳底下反射出迷离的红光。周围的围廊,散坐着一些上了年纪的尊贵客人。唐子风坐在了花园正中心的高阁上,面前摆放着口感香醇的

香槟与红酒。

很多客人过来，毕恭毕敬地向唐子风敬酒。唐子风一边与满眼宾客周旋，偷偷瞄了一眼自己的手表，心想，几个重要的人物也马上要出现了。

新娘与新郎站在花园里，亲朋好友的祝福潮水般涌来。

花园里，一群活泼的年轻人在跳欢快的玛祖卡舞。

新娘貌似很开心，拖着唐焕的手，欢跳了一支简单的伦巴，四周响起阵阵热烈的掌声。

唐子风远远看到，大门外开进一辆黑色的宝马。他知道，是韩昊来了。

韩昊下了车，泰达系的手下将韩昊领入主桌。

韩昊摸了一下头，露出一丝淫荡的笑容，说：“我看到了，新娘不错！”一边说着，一边从口袋里掏出一张银行卡，“我是个大老粗，红包什么的太麻烦。就准备了这个，密码是6个8，当作是给你儿子的彩礼。”

“嘿，兄弟，你还跟我客气！”唐子风说。韩昊不由分手地塞到了唐焕手上，挥了一下手，表示别啰嗦了。他们喝起茶来。

韩昊想起什么：“话说，那个浦兴银行的事，搞得下来么？”

“嗯，过会儿再说。”

“好！等不及了！”

两人继续看起了花园里的节目。此刻上演的正好是川戏变脸，只见那个戏子变作一张红脸之后，吐出一口火来，台下观众连连叫好。

此时，唐焕与杨茗又将一个大人物恭迎到高阁。唐子风一席人赶紧站起身来迎接。

这位客人头发有些灰白，不苟言笑的脸上，满是威严，他正是当前分管金融事务的上海副市长邵冲，也是金融圈中不多见的学者型官员。

“请上座！”唐子风笑脸相迎。等邵冲坐下来后，唐子风他们方才入座。

“邵市长，你上个月发表在《中国经济改革》上的论文，我刚好看到，实在令人钦佩。”唐烨忍不住说。

邵冲冷冰冰的脸上迅速滑过一丝得意的笑容。

唐焕的手下马上递给邵冲一个礼盒。

邵冲摆摆手：“你儿子的婚事，你给我东西做啥？”

“纪念品而已。”唐子风轻轻拍了一下邵冲的肩，“正好朋友从瑞士捎来一块江诗丹顿的手表，我戴着太大。我想您戴应该正合适。巧了，这个表的序号正好是您的生日！”

“你费心了！”邵冲只好笑纳。

“爸爸，客人是不是都到了？”唐烨问道。

唐子风看了看手表，发现太阳都快移动到了头顶上。

“要不开……”“始”的话音还没落,只见一辆迈巴赫开了进来。车子后座,一个光头若隐若现。

“来了!”唐烨眼睛一亮。

在座的圈内人士都惊诧万分——这个人粗粗的眉毛在光头的映衬下异常醒目,方方的脸上,挂着一种不经意的笑——此人不正是消失多时的唐焕干爹秦笑么?

在2000年互联网泡沫时期,秦笑折损了不少资产,但他是在中邮科技中最早急流勇退的。坊间传闻,他载着一大箱子美元横渡香港,随后很快在香港买下半岛别墅。

他在香港不知怎的,摇身一变,人称“上海首富”。传说秦笑与唐子风在中邮科技上有所合作,但却是个到最后“临阵脱逃”的庄家,这种为了保存自己实力背信弃义的行为,多少有点令人不耻。

可如今,秦笑神采奕奕,气色比往年有过之而无不及。

唐子风很开心,秦笑你终于露脸了。他们差不多有四年时间没见了,看来自己对唐焕的嘱咐已经传到了秦笑耳朵里。

只是,唐子风没想到那个大项目,秦笑抢在自己之前就下手了。所幸,他知道秦笑当前最大的软肋在哪里。

唐子风心底同时觉得好笑,这个嗅觉灵敏的豺狼,到底还是过来了。毕竟料谁也抵挡不住那肉香的诱惑,尤其处在现在这样一个投资四处无门的弱市。

“很久不见!”秦笑走上楼阁,不经意地环视了一圈说。

“很久不见!”唐子风心照不宣,他宣布,“丰盛的宴席开筵!”

二

西郊宾馆附近,财经记者乔安正在虹桥商务中心参加一年一度的环球金融峰会。

她一身短袖粉色旗袍,兴冲冲地走进场内,娇小的身材玲珑有致,面庞清秀,双腿笔直动人,吸引了很多目光。

乔安早已习惯了被注目,在财经论坛这样大老爷们集聚的场子里,她这样娇小漂亮的女人,总能成为会议间隙一股清爽的空气。她笑了一下,有时候,她自己也挺享受这种女性优势的。

她轻轻甩了甩干练的及肩短发,找了前排的位置坐了下来。

敏感的乔安很快发现,这个场子里,比预想得要冷清很多,这些会议预告时声称出席的大佬怎么少了那么多?所幸,场子里一些经济学家正在为“国进民退”之类的话题激辩,气氛还算是热烈。

乔安有些恍惚,心思转到了上午在杂志社发生的事情上——

杂志社主任吴恙拿出了一张照片说：“如果能找到这个人就好了……”

乔安定睛一看，不由心跳了一下：“主任，这个人是我的高中同学，你怎么也知道他？”

“啊？你竟然认识他！”主任兴奋起来，“他可是我眼里真正的投资天才，你能找到他吗？”

“他不是早就失踪了嘛……”

“唉，是啊……我时常想，如果他能回来，或许唐子风就没那么嚣张了。他大概是这个资本市场上，为数不多的能与唐子风好好较量一番的高手了。”

“主任，你不是开玩笑吧？就算找到他，他肯定也是穷小子一个！”

“这不是关键，关键是，他当年在股市上掀起的那几场战役，真是令人神往……”

乔安正回想着，突然就看到吴恙来电，她只好走出会场接听电话。

“话说，在现场有没有打探到‘东九块’幕后拍手的消息？”吴恙问道。

“东九块”的幕后拍手是近期最热门的一个财经圈大新闻。

“东九块”是上海滩上难得的一块风水宝地，位于静安区东北，被誉为上海最后的黄金地块，占地约18万平方米，是老上海的租界区。在当年租界期间，它也被称作西斯文理。斯文里的环境，地如其名，优美而斯文。20世纪初，“斯文里”地处新辟上海公共租界西区，北临吴淞江，东靠近大王庙、新闻，西侧为天然河道“池浜”，南有交通主干道新闻路，旧时有个好听的名字，叫做“广肇山庄”。

然而，对于懂行的人而言，“东九块”已经不再是一个简单的地理概念，而是地产枭雄盛行，官商共舞于灰色土地出让游戏时代的符号。

这块地颇为传奇，从第一次开拍至今，差不多有5年，不是流拍，就是被退回，以至于这块地就在上个月底又重新被拍下来时，很多人都没反应过来。

更搞笑的是，那场拍卖会极为低调，连那几个留到最后的东家，外界也都不知道是谁。

“嗯，这个事我一直记在心里呢。就想趁着峰会间隙的时候打听一下。不过主任，真是见了鬼了，今年的嘉宾只有去年的一半，这太不同寻常了。这样的峰会，规模不都是一年比一年大吗……”

“会不会与那个事情有关……”电话那头的吴恙思忖着。

“什么事？”乔安听着电话来到大堂门口，视线一下子被酒店门外奇异的景观吸引过去——一辆接一辆的豪华车，排成一条婚车长龙，川流不息……只听大门口一个小孩子在数：“81、82、83……”

“你猜我看到了什么？”乔安还没说完，吴恙便抢说道：“不会是婚车吧？”

“啊，这也能猜到？就算料事如神，也太玄乎了吧？”

“我可不就是个活神仙！是这样，我听说，今天是唐子风的大儿子唐焕结婚，就

在离你开会地方不远的西郊宾馆。你说的那些嘉宾，八成是去那里了……”

“啊，你怎么不早说？”

“就算跟你说了，你能混得进去吗？”

“你也太小瞧我了！”

说罢，乔安就负气挂断了电话。

她匆匆从会场冲了出来，临走时向门口的大堂经理确认了一下：“婚车是不是开往西郊宾馆的方向？”

得到确定的回答后她便招了一辆出租车飞驰而去。

乔安在西郊宾馆门口下了车，一眼就看到门卫正拦着一个20岁出头的女孩。

那女孩一袭蓝白条短裙，面容清秀，一头笔直的长发，难掩清新活泼的气质，白色短袖衬衣显露出纤弱的细长手臂，虽然体型偏瘦，倒并非弱不禁风。

“没有喜帖的就是不能进！”门卫很严肃地说。

“好吧，我就站在门口。”女孩与门卫不紧不慢地闲聊起来，“我看你无聊，要不我跟你们说个我朋友的事。”

门卫奇怪地看着眼前的女孩。

“话说我有一群朋友，去一个很贵的海鲜自助餐馆吃饭，好大一群人，胡吃海喝了一番，吃得酒足饭饱后，一个个走了出去，转眼，只剩下一个人在大桌子旁。服务员就盯着这个人看，心想，不能放过这个人，因为只能找他买单了！只见这人吃了很久，似乎还没有买单的意思。服务员就盯着那个人看，心想，还想吃霸王餐，没门！看你有啥办法？”

门卫不知道这个外星人在说什么，一头雾水。

“你猜猜嘛，什么办法？”

门卫还没反应过来，只听女孩抛下一句话：“他——没有什么办法——就是拔腿就跑！”便飞快地跑了进去，一溜就没了影。

门卫气晕了，急迫了几步，却找不到女孩子。西郊宾馆本就像个密密的原始树林，不太好找。

门卫有点沮丧地转过身，正好撞到走上前来的乔安。

门卫说：“有喜帖才让入！”

乔安与门卫好说歹说：“我认识新郎唐焕，真的！他是不是个子不高，平头那种？”她比划着，“喜帖我只是忘带了而已。你看，不然我穿那么正式干吗？”

门卫瞪着她不说话。

这时正好有辆私家车开来，后排座位上一个气场很足的戴眼镜女人亮出了喜帖。

乔安眼睛一亮，好巧，这不是自己的大学老师么？那老师在金融圈有些名望，

不知怎么也被邀请来了。

乔安兴奋地扬了扬手，快步跑到那车前。门卫迅速杀了过来。

“妈妈，你总算来了！”乔安拍打着车门。

“乔安，你怎么在这里？”那女人一脸惊讶状，“开门！”

乔安迅速地上了车，看到门卫气不打一处来的表情觉得很好笑。

“张老师，我正好过来找个采访对象，很快就回去！你有时间多写写专栏嘛，我们杂志正在找知名的经济学家呢……”

“别哄老师了。你们那杂志请的都不是一般的人物……”

“老师，你在我心中就是非同一般……”

进了场子后，乔安张大了嘴巴——虽然她也是见过大场面的人，但这样隆重庞大的婚礼也还是第一次见到，单是在花园，就至少有上千宾客。

乔安抬眼看了看几栋别墅，各界名流齐聚一堂。他们捧着酒杯愉快地交流着。乔安一眼就认出好几个金融圈名人。她暗笑，金融峰会的主会场搬这里来了。

“谢谢老师，我先去找人了！”乔安跳下车。

循着音乐声，乔安来到了一楼长而蜿蜒的走廊，里面摆放着一张张褐色雅致的餐桌，客人来往如潮。幸好有几张桌子没坐满，乔安厚着脸皮坐在了一个空座上。

筵席似乎开始没多久，瞄了一圈都不见新娘新郎，乔安估量着是第一轮的仪式刚好结束，主人们多是去换装了。

乔安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宴席——每个人面前摆放着一根麦穗，黑色织布餐布上，放着漂亮的叉子、筷子与餐刀，还有四小碟陶瓷的小冷菜，分别装着米粒、大豆、高粱与玉米，不知道这些小食是用什么方式腌制的，看起来清新诱人。乔安忍不住尝了一口，果然清脆可口，开胃异常。她看了看菜单，原来是名为“空·无极·宴”的五行中式创意菜。

听到周围人的议论，乔安才知原来这是唐子风旗下一个会馆的代表菜品，是他一直打算做的一款顶级中华料理，就像高档西餐或是怀石料理那样。

乔安好奇地看着菜单，上面写着：“一曰：曲直；二曰：土载；三曰：炎上；四曰：润下；五曰：从革……”若与西方的菜式比照，就相当于前菜、开胃菜、主食、膳食、点心……倒是中国古典味十足。

内场的台上，穿着古装的一群“戏班”，即兴演奏着二胡、扬琴，悠扬动听。

见多识广的乔安暗叹，唐子风真算得上是个人物，不仅排场庞大，格调也是非凡。

“嘿，你是谁带来的？”一个看起来有些娃娃脸的男生问她，说话带点港腔。

“呃……我是新郎的远方亲戚。”乔安只好瞎扯。

“嘿，你知道吗，你很像记者，要不就是个侦探。”那个娃娃脸香港男生说。

“这……我看起来那么有求知欲吗？”乔安冒出一身汗。

“大概是你熬夜的眼睛吧，有点水肿哦，一看就知道是加班范儿。”香港男孩笑道，“话说，这大概是我见过最气派的婚礼了，你呢？”

“嗯。”

“真是阔气，上海市长作证婚人呢！”男生说。

“啊？你是说哪个市长？”

“不认识，一个身材蛮魁梧的家伙……”男生说话时总有点欲言又止的感觉。

“姓邵？”乔安也想不出其他人。

“嗯。好像是。不过我对市长大人兴趣不大，我只想认识几个上市公司的高管，今天来了不少上市高管呢，听说很多都是这个家族做的承销商……”

“那个邵市长坐哪里？”

“喏……”男孩朝正中间的一个大桌努了努嘴，“咦，好像不见了，大概走了。”男孩转过头，“嘿，你不会是混进来的吧！”

“哪有……”乔安转头去看，她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擦了又擦——没错，真是秦笑！多年前的中邮股份竟然没有伤害到秦笑的元气，他微胖的脸看起来更滋润了。

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就不止乔安一个人吃惊了。

新人换装出来，男俊女靓，幸福地笑着。乔安看着这对新人，不知怎么，心里冒出“天作之合”这个词。

每次参加婚礼，乔安都会幻想一番自己心底里那个从未改变过的意中人的样子，不过每次幻想完都叹口气。

只听司仪说：“有个嘉宾想对新人说几句话……”

秦笑大大方方地走上台。

台下不知这是什么环节，但似乎大家都预感到有什么大事发生，场中一下子肃静起来。

秦笑的口吻总是出人意料的平淡：“大家都知道，唐焕，是我最心爱的干儿子！今天唐焕大婚，我发自心底的高兴。我干儿子跟着我多年，也帮我做了很多生意。这么一个大好日子，我要当着众多亲朋好友的面宣布，我，秦笑，要送给我干儿子一份礼物。”

只见秦笑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纸来：“这是一份法律文书。诸位都是见证者！从今天以后，我干儿子唐焕就是‘东九块’B1地块的主人！”

乔安下巴都要掉了，差点跳了起来——天哪，原来震惊上海滩的神秘地王是秦笑！财经媒体这几天苦苦寻求的答案竟然在这里见光，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

乔安无法淡定了，马上掏出手机拨打了吴恙的号码：“主任，我有重大消息要告诉你……”

一旁男孩说：“我说你是记者吧，准没错！”

乔安瞪了他一眼：“我知道‘东九块’的幕后地王是谁了！”

“是谁？”吴恙也跟着激动起来。

“是秦笑！就是那个逃到香港去的‘上海首富’，他又回来了！”

“你怎么知道？”

“他现在就在婚礼现场，还说要把一部分地块送给唐煥！”

“太劲爆了！上海地王，又是‘上海首富’，还有艳情史、资本魔方……”吴恙几乎控制不住地叫嚣起来，“你能做采访么？”

“主任，这是婚礼哎……”

“见机行事！我相信你！哈哈……”吴恙诡异地笑了几声就挂了电话。

乔安摔了下电话：“我真是找死啊！”

乔安继续窥视那张桌子，见到一张不苟言笑的脸。乔安认得，这是唐子凤的脸，那是一张永远令人望而生畏的面孔。他不动声色地坐在不起眼的位置。她看得出，在宣布赠予唐煥地块的时候，老爷子冷漠的眼睛里闪过一丝亮光。

唐子凤身边围坐了一些气质迥异的各路人马——都是之前坐在高阁里的那拨人。

桌子一角一个低调的黑黝黝的男人吸引了乔安的关注——看得出，那男子身材矮小，性格内向，与周围人几乎没有交流。然而，他身上却有种淡定的气质。乔安又仔细看了看，发现那人右边眼睛旁有道很深的疤痕。乔安不由深深呼了一口气，这不是神秘私募人韩昊吗？

乔安知道，韩昊这几年改邪归正，早就从“敢死队”退出，但还是活跃在投资市场上。他从来不抛头露面，也没见他接受过什么媒体专访。尽管如此，他却一直是财经新闻的大热门。尤其是在上市公司年报、季报出来时，如果哪家上市公司十大流动股东中出现韩昊公司的名字，那定能热炒一番。

乔安朝那桌子使劲儿瞄，很快看到唐子凤身边还有一个戴眼镜的胖子，看起来有些眼熟，但她不敢确信。直到看到那个胖子与唐子凤交耳的亲密动作，乔安才基本确定，这人就是财恒基金的副总，唐子凤的二儿子唐烨。他之前一直在海外游荡，趁着2003年以金融、地产、煤炭、钢铁、有色金属为主线的“五朵金花”行情回归金融圈，高举价值投资大旗，挽回了先前惨淡的声誉。

记得当年做《基金黑幕》时，乔安还找过这个人的照片。然而，此人与四年前杂志上看到的照片有很大区别。照片上的唐烨，还是个看起来是个有点羞涩的白净瘦子，脑子里还能冒出“儒雅”这样的字眼。可如今的他就是一臃肿的胖子。坊间传闻说唐烨被人殴打之后，生了一场怪病，此后就再也没有瘦下来过，看来没错。

乔安曾跟踪过，自《基金黑幕》这篇报道在圈内地子引发了一场震动后，文中提到的大多数当事人如今已不在基金圈。这个唐烨是个幸运儿，在国外待了两年后，回

到这家叫做财恒的小基金公司做投资总监，很快又升作副总。

乔安知道，财恒的股东是几家国内知名券商。唐烨能坐到现在的位置，多少托了点唐子风的福。

三

唐子风看到台上“东九块”BI 地块交接的一幕，心情复杂。

就在几周前，唐子风也参加了拍地，当时他还想着，有邵冲这层关系，拍下“东九块”就如探囊取物。没想到这块地在最后关键时候宣布流拍。但就在第二天，又传出有神秘买家出了高价拿了下来，所以，“东九块”在谁手中一直是个谜。

但唐子风没有料到，最后是长期蛰伏在香港的秦笑得了这个地块。

显然，秦笑的“东九块”不只是“东九块”那么简单。所有的资本游戏中，第一块资产只是放在杠杆一头重量最轻的筹码，它注定要撬动另一头那个更重的猎物。

唐子风想起邵冲刚才临走前不经意提到自己最近去了趟伦敦，登在世界最高的“伦敦眼”中俯瞰伦敦城夜景，感觉十分不错——“伦敦也是金融名城，上海也是。上海在北外滩倒是有个空地，若能造起一个摩天轮，每天都不分昼夜地旋转，倒也可以成为一个地标。在摩天轮眺望上海，上海黄浦江两岸景致绝对独一无二……”

“嗯，要造就造世界第一。取名恐怕有点难，上海已经有了个东方明珠……”

“不如就叫上海之星？”邵冲随口道。

唐子风心想，如果真的造起来，对“东九块”的地价无疑是重大利好。看来，邵冲与秦笑之间定有什么微妙合作，难道，邵冲是出于制衡的考虑，把“东九块”给了秦笑？

唐子风笑笑，秦笑也算是聪明人，送个地块的八分之一，一方面安抚了唐子风，因为当时参加公开招标的都是明牌，秦笑应当知道他也想过那块地。另一方面，把八分之一的地给了唐煥，就相当于把唐家也扯进了这个上海滩地产界最难搞的漩涡。因为“东九块”是上海老城区中最复杂的一个居民区，以后拆迁的重任，想必就要放在唐煥身上了。这也是很多地产大佬宁可卖来卖去，却不愿意涉足这块地皮开发的原因。秦笑如此一宣布，明白的人都知道，这块地有上海黑帮唐煥撑腰，顺势“东九块”威风大涨，拆迁时定能扫除不少障碍。

唐子风拨弄了几下手腕上的佛珠，心想，这次秦笑不惜血本，应当是动了真格。当时他们的招标是出了 20 多亿元现金都算流标。那后来的买家，原则上耗上的资本应当在 30 亿元现金以上，这绝对不是一个小数目。

唐子风微微一笑，既然秦笑对我儿子重情重义，那今天我唐子风也把我的盘托出。

唐子风也走上台，接过司仪的话筒：“干爹如此豪气，我这个亲爹怎么能甘拜下